

黄宗羲的哲学史观申论

黄敦兵 雷海燕

中文提要：《明儒学案》是深具中国特质的学案体断代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学”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中“道非一家之私”、“圣贤血脉散诸百家”、“殊途百虑”等精彩的哲学史观，已经吐露出了近代学术平等与学术民主的思想霞光。整部著作以儒学为大本，以心学为主线，清晰地勾勒了有明一代儒家哲学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功夫著到”与“竭其心之万殊”的知性认识与理性阐发的过程。对此的揭示，不仅有着哲学史学的意义，更可由此上探黄宗羲的学统重建的努力及其具有经世品格的政治伦理思考。

关键词：黄宗羲，明儒学案，哲学史观，学案体，明代哲学

近五六年来，中国哲学界围绕“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什么”等所谓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①直到近来，还不断有文章进行反复讨论。^②好像中国哲学真正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种翻版，我们应该“以平等心究观百家”（熊十力语）的心态，来考察中西哲学的各自特点，从中国哲学及其发展历史入手，揭示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独特性。本文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例，彰显中国哲学史以及在哲学史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特质。^③

明清之际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风涛陶铸出了一大批思想家与哲学家。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1610-1695）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的研究中，做出的贡献最大。他完善的“学案体”哲学史体例（即指《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成为中国哲学断代史的最早范本。《明

① 这方面既有专栏，又不断有单篇文章，如（1）《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就开辟了专栏讨论这些问题，如陈来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陈少明先生的《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彭国翔先生的《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等等；（2）《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也有数篇文章，如张立文先生的《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等；（3）《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还有赵景来先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这样的综论性文章。

② 如戴卡琳等在《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上撰文《究竟有无“中国哲学”》，鹿丽萍在《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上撰文《“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质疑》，等等。笔者则由此对日本近代的学者所作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的主体性反思”，作了初步疏释，也是对这一论域的有意拓展，因学界尚未对此问题作过注意，不揣浅陋，愿请参：黄敦兵、雷海燕撰《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关于中国哲学史学之史，论述亦不少，如（1）较早的有田文军先生的《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认为“在当代学术领域，人们将探讨哲学史研究的理论称之为哲学史学。哲学史学不以纯哲学的形式建构其思想体系，而是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原则。这样的哲学史学既可以为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供理论根据，又能够转换成哲学史研究中实际的操作方法。”（2）张耀南的《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本文只是以此为研判角度，彰显其传统内涵与中国特色。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以“儒学”为大本，辑录的明代儒者的生平与哲学的学案体断代哲学史。明代的“儒学”相当于宋代所谓“道学”。讲究明体达用，修、齐、治、平，“经纬天地”的儒学，无疑就相当于现今已耳熟能详的哲学。即哲学史讲哲学，是《明儒学案》的一大特点，是梨洲的一大创造。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作为选录式著述的《明儒学案》等，“哲学史家、文学史家选录各哲学家、各文学家之原来著作；于选录之际，选录者之主观的见解，自然亦须搀入”，而“读者得直接与原来史实相接触，对于其研究之哲学史或文学史，易得较明确的知识”。^①哲学史家的哲学观点与哲学史观点，在选录式撰著中自然呈露。虽然零碎，但可以通过对全书的宏观鸟瞰与微观体察，从而获得有关哲学史家的哲学与哲学史观的系统的、科学的认识与把握。黄宗羲也有自己的哲学标准，正因为如此，他的《明儒学案》是不列李贽等人的思想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以自己所肯认的儒家正宗的观点来编纂《明儒学案》的。《明儒学案》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他自己哲学观的展开与体现。梨洲是带着特定的哲学观来写明代哲学史的，或者说，他是在一定的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来进行哲学史著述的。当前学界对此研究仍显不足，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一、“道非一家之私”——黄宗羲的多元真理观

近 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诸种问题意识中，《明儒学案》是黄宗羲以“儒学”为大本，而辑录的明代儒者的生平与哲学的学案体断代哲学史。从问世起，此著就被作为“明室数百年学脉”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至今未息。即哲学史讲哲学，是《明儒学案》的一大特点，是梨洲的一大创造。这一特点，首先就体现在他的学术平等观上。

学术演化即如文化的创进，滔滔不息，异彩纷呈。对于学术，梁启超先生曾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页。

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即言学术非一时一派一人所可得而私。学术演化即如文化的创进，滔滔不息，异彩纷呈。与任公遥相呼应，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曾指出“学乃天下之公学”：“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①“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之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②

其实，早在朱陆争雄时，陆九渊就主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而圣人之学即公心融摄公理的“不容私”之公学，他说：“理乃天下之理，心乃天下之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③

历史发展到明清之际，公理公心之公学再次得以弘扬。刘宗周指出：“夫道者，天下之达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④梨洲本人曾说：“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⑤认为治经之学，亦应“各求其是”，不轻随人脚跟转，宜以“理”、“道”来统摄，来会通，反对“守一先生之言”。梨洲指出：“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⑥因此，时论“因阳明于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谓其糟粕《六经》”，这对阳明来说，“不亦冤乎”？^⑦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语录》二，《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8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语录》二，《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6页。

③ 陆九渊，《陆九渊集》，《与唐司法》，中华书局，1980，196页。

④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411页。

⑤ 黄宗羲等，《黄宗羲全集》第五册，《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79页。

⑥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五十二，《诸儒学案中》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545页。

⑦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五十二，《诸儒学案中》六，浙江古籍

梨洲多次对“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①的现象进行了哲学批评。当时学者关注“时艺”、“时文”，株守朱子学说，谨小慎微，不敢越理学矩矱半步，宁肯守人“成说”，“泥而不通”，不肯“会通以理”；更加上朝廷的推重，“使天下一尊于朱为功令”：“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于朱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②以程朱注疏为科举制度下取士的最高也几乎是唯一的标准。这样，社会上、学界内“一定之说”充斥，扼杀了学术应有的生机，社会上出现了奇特而歪曲的不正常现象。“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伸触类，亦何取于读经哉？”^③致使当时之俗儒“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④。明代四川学人杨慎（梨洲未在《明儒学案》中为其立案与叙传，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论及。）也指斥当时令人“惑”的畸形学术发展：“今之学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⑤

梨洲主张“学问与事功并重”，认为“道本大公”，通达“道”之进路并非只有宋学一途，更非朱子学一门可当圣人心性之学。在风雷鼓荡的明清之际，学术之争、哲学之发展，不能再经由“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⑥而可进抵“道要”。社会呼唤新的学术进路，“破块启蒙”需要新的哲学范式的更革。

时代也果真呼唤出应有的回应。梨洲“破邪”崇实，批判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灵魂不灭等迷信思想，但认为佛学之创立与演进，亦是“功夫著到”、

出版社，2005，545页。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题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8页。

② 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上》。

③ 何良俊，《四支斋丛说》卷一。

④ 何良俊，《四支斋丛说》卷二。

⑤ 杨慎，《升庵全集》卷七十一，《先郑后郑》。

⑥ 《近思录》之《前引》。

“穷心之万殊”所得，也不乏呈示“道体”之处：“释氏固未尝无真见。”^①儒释各有异端，又各有真见，跳出儒与释、道的大分界，等怀释之，取其“见道”之解，弃其无与于道者。龙溪虽近禅、类道，倡言良知学说为“范围三教大总持”，但在梨洲看来，龙溪却是“亲承阳明末命”，认从“道”脉，遵经“学脉”，“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其实就是看到并且确认龙溪尚未逸出儒学之大本。

二、“各家自有宗旨”——黄宗羲的学术民主品格

梨洲立足于学术民主思想的建设，认为“各家自有宗旨”（《发凡》），是各家自得深造的结果。梨洲以哲学史家之自得，彰显各儒者著述的意义与价值，不以主观成见“增损其间”（《明儒学案》原序），而应忠实于原著，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使各儒者独特的学术价值呈现于哲学史中，成为一可任后学进行别择的公共可享的客观价值系统。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强调“深造自得”^②，到了明代中叶，阳明更是如此。阳明认为，当时世人均扬言宗孔孟而贱杨墨摈释老，其实皆为学无所获，他质问：“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就其有“自得”而言，它们甚至比那些“伪为圣人之道”者更有价值而更其可取。因此，阳明总结说：“居今之时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2页。

② 《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①

《明儒学案·发凡》中提到胡季随从学晦翁（朱熹），晦翁使读《孟子》。他日，朱子问季随：“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季随以所见来解释，晦翁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后来，“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其实，朱子也强调读书不要盲信，“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②，“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③。朱子还曾说过：“学者不可只管从前所见，须除了方有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④梨洲对朱子的创见并不隐讳，他说：“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⑤与汉儒重文字、名物的考订与训诂不同，二程转向义理的阐发，并“自家体贴”出了“天理”二字；作为二程四传弟子的朱子，不拘成说，不泥师承，推扬“自得”与“新意”。梨洲认为，古人之于学者，其不如此“轻授”，如释氏一样最忌“道破”，是想让从学者“作切实工夫”，不要“作光影玩弄”，那只是“徒增见解”而已，关键是要有“自得”之见。学贵有自得之见，应摒弃泥古不化、固守章句注疏，对朱子学应活用，而不是将其作为科举场屋的工具，“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只能是学术界的“万马齐喑究可哀”。

继蕺山先生提出“盈天地皆心也”的哲学命题之后，梨洲更是将“心”大加阐扬，视“心”为活泼泼的，“变化不测”的，又是“不能不万殊”的。要挺立“心”的本体性、主体性与能动性，又须靠“工夫”来具体展开。作为“气之灵”之“心”，在“工夫”的展开中也表现为一个“万殊”的情状与态势。梨洲在《发凡》中说：“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别湛甘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30—231页。

② 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1页。

③ 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7页。

④ 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3页。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陈乾初先生墓志铭改本（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75页。

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哲学史应“著眼理会”那些“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因为在这些地方，最容易呈露“其人一生之精神”，也是最可彰显儒者之“宗旨”；又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把握并条畅了儒者“宗旨”，并使之“历然”的哲学史，可以让学者通过哲学史的阅读，顺着哲学史家的指引，获得哲学史中儒者“其人之得力处”，从而也获得了逼近儒者“原意”的“入门处”。

在梨洲看来，本来“大公”的道“无定体”，学道与事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之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①“道”虽为“一本”，但其展开却是一个多元的、“万殊”的相状与流程，“道一而已，修于身则为道德，形于言则为艺文，见于用则为事功名节”^②，“道无定体”，就不应“执一以为道”，而应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学贵适用”，在“道体”、真理的多元展开的、渐次“去蔽”的过程中，逼近与把握“道”与真理，从而得其门以入。

康熙十五（1676）年至十九（1680）年，梨洲应知县许酉山之邀，讲学海宁，倡扬新的学风，收到较好的效果，“余讲学海昌，每拈《四书》或《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辩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与世抹杀”，他还叮嘱学生：“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③认为学问追求“用得着”，反对“附会一先生之言”的“场屋之论”，学不适用，空依“成说”，妄自代圣人立言，所学不过是“糊心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姜定庵先生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23—624页。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余姚县重修儒学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34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陈叔大四书述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4页。

之具”。

对于宋明学者，“学凡几变”几乎是各家“求”“道”过程中所必经的致思取向。梨洲尝说：“昔明道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考亭于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自来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与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①也不应忽视佛、老，二氏其实“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后来，全祖望也指出这一点：“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②

“道”为公道，“学”为公学，各家自有体贴，自有探“求”，“求”则必有“至与不至”之别，对于哪一家，不能轻易说他是“无与于道”的。在“求”“道”为“学”的途中，只要真切体道，“当身理会”，虽“出入佛老”、“泛滥诸家”亦不妨。龙溪确实有“类禅”之“四无”之论，但在梨洲看来，因其有功于王门，真切“求”“道”，所以梨洲对于其在王门中的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会通诸家”的梨洲，对于同样具有“会通”精神的龙溪，是十分推重的，并不因其迹近“禅狂”而抹杀其功绩。相反，梨洲多次对“相反之论”、“异同之论”予以赞扬，反对“以水济水”毫无创见的雷同重复，他说：“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以水济水，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耳。”^③

梨洲认为作文若有自得而独造者，必为“传文”：“夫文章不论何代，取而读之，其中另有出色，寻常经营所不到者，必传文也。徒工词语，咀蜡了无余味者，必不可传也。”^④主张做诗应贯注“己之性情”，做到“诗中有人”^①。做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清溪钱先生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51页。

②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鮑琦亭集·题真西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373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答忍庵宗兄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26页。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寿李杲堂五十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76页。

诗应“极其性分所至，鉢心别肠，毕一生之力，春兰秋菊，各自成家，以听后世之品藻”，如钟嵘《诗品》“辨体明宗”，不“墨守一家以为准的”，他赞扬钱退山言诗之“三至”：“出之以性情”，“扩之以才识”，“俟之以火候”，“不欲一家以隘诗路”。^②梨洲反对以己意为去取而“折衷”他人的陋儒作法。认为，只有“世人各做自己诗，切勿替他人争短长”，如此“则诗道其昌矣”^③。反对“古人之家数存于胸中”，要“自出机轴”，“用以治其性情，非用以取法于章句”，要如时人郑禹梅、周弘济等“其于时风众势，有所不计也”。^④梨洲尝言，“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⑤，而“夫文章，天地之元气”^⑥，在他所处的那个“天崩地解”的社会及世态人心的大变局中，他的特立独出的“风雷之文”鼓荡而出。

龙溪曾言：“议论偶有未合，不妨默本互证，毋执己见以长胜心，庶会可保终，而此学赖以不坠。”^⑦又说：“君子处世贵于有容，不可太生拣择。”^⑧倡扬“并生之功”^⑨。这还只是一种温和的宽容心态与做法，容易产生圆滑的无原则调和。到了明清之际，梨洲认为“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⑩，不必拘于“家数”，主张“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

① 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诗也。’友逊不敢当，余曰：‘有杜诗，不知子之诗安在？’友茫然自失，此真伪之谓也。”见《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05页。

② 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8—69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范道原诗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70页。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姜友堂诗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93页。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靳熊封诗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2页。

⑥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4页。

⑦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2，《洪都同心会约》，36页下。

⑧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3，《水西精舍会语》，7页下。

⑨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3，《水西精舍会语》，7页下。

⑩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题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04

①。

梨洲痛斥那些屈从“时风众势”的“黄茅白苇”之学，反对学无自得，倚门傍户，人云亦云，批判“时艺”、“时文”等“场屋之风气”之弊，更批判“选家之风气”，因为“自是以后，时文充塞宇宙，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矣”。^② 梨洲尤其不喜欢那种为科举而准备的“讲章”：“余生平颇喜读书，一见讲章，便尔头痛。”^③ 他说：“常谓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门傍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门傍户者也，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④ 他盛赞越地学风说：“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⑤ 佛学亦有可取处，这就是它的独创精神，如东山法门与南宗“顿悟”学说，是禅学史上值得称道的史迹。梨洲说，“彼佛经祖录，皆极文章之变化”，然而，当时的文章却是“世无文章也久矣，而释氏为尤甚”，“今日释氏之文，大约以《市井常谈》、《兔园四六》、《支那剩语》三者和会而成”。^⑥ 毫无创见与自得。

三、“千古相传者心也”——黄宗羲以儒学为大本以心学为主线的学案体

页。

-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吕胜千诗集题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08页。
-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冯留仙先生诗经时艺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2—43页。
-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陈叔大四书述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4页。
-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85页。
-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姜山启彭山诗稿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1页。
- ⑥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山翁禅师文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57页。

在梨洲的哲学史中，有明三百年各儒者，各自归属于某一学派，各儒者及其所属学派共同构成明代哲学史的浩浩洪流。梨洲认为，这些“心思愿力”不同的学者，其学说“宗旨历然”，其所构筑之“学脉”流衍多彩，表现为哲学史中的“一本万殊”的相状。“学脉”也即是哲学思想的流变线索的外化。通过对这段哲学史的反思与重构，梨洲将其呈现为一个条理秩然的立体交叉型的“效果历史”与自觉型构的“历史流传物”，它表现了明代的“学脉”：发端于陈献章，经阳明之光大之，最后由蕺山救治并总结。阳明曾在《象山文集序》中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刘宗周也曾言：“本心之学，圣学也。”^①梨洲对此，专门在《姚江学案》中对阳明不掩饰其赞美之情，又说“千古相传者心也”^②。王阳明又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认为“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故“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在梨洲眼中，明代哲学史条理秩然，呈现出以儒学为大本，以心学为主线的局面。

习闻阳明晚年“过重之言”的龙溪，对阳明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不无溢美之辞，他说：“自先师提出良知宗旨，学之大端若已明白，千圣机窍亦若晓然，无复可疑。”^③龙溪认为，要把握入圣学之机窍，立其大本，必须借重于“师友夹持启悟”，他说：“夫不握其机则大化无从而运，不入其窍则大本无从而立，非藉师友夹持启悟则未免溺于浮沉、安于孤陋，大业亦无从而究。岁月悠悠，世缘役役，在诸君诚有不得不任其责者矣。”^④

龙溪之学主“无”主“悟”，故有流入释、道而歧出心学甚至儒学的可能，事实上，龙溪正是因此而受到批评。如前文所言，梨洲就指摘他“是不得不近于

①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语类十四·学言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546页。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3页。

③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2，《洪都同心会约》，25页下。

④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2，《洪都同心会约》，26页上。

禅”、“是不得不近于老”，故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但主张圆融的龙溪，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偏于一方，所以他说：“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实用力之地，不可以内外分者也。若谓工夫只是致知，而谓格物无工夫，其流之弊至于绝物，便是仙佛之学。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发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离之学。”^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对白沙之学便有自己的看法，他承认明代学术的“开端是白沙”，至阳明而大明，他说：“愚谓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从静中养出端倪，犹是康节派头，于先师所悟入处，尚隔毫厘。”^②但他并未将二者等同，而认为白沙不过是孔门别派，其关键在于白沙只求静寂，“假静中一段行持，窥见本来面目，以为安身立命根基”，这便是“权法”而非究竟意。而其师阳明先生所创的致良知却是“不论语默动静，从人情事变彻底练习以归于无”，将内外动静融为一而彻悟人生，究极性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③针对顾冲宇之将薛文清（按：指薛瑄）与阳明同视为“理学正传”，各分为曾氏父子之论，龙溪又予以辩驳：“若论千圣学脉，自有真正路头，在于起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与曾参之‘唯’非同科；先师龙场一悟，万死一生中磨炼出来，蠢蠢地一根真生意，千枝万叶，皆从此中发用，乃是千圣学脉。”^④

这是龙溪所描绘的明代心学流变图，梨洲继此而有其更深入细致的阐述。也因此有了包括龙溪在内的阳明后学的展开与阳明学的如火如荼的传扬。^⑤梨洲认

①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9，《答聂双江》，1页下。

②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0，《复顾冲宇》，37页上。

③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6，《留别竟川漫语》，29页上。

④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0，《复顾冲宇》，36页下—37页上。

⑤ 陈荣捷先生在《明代早期的程朱学派》一文中认为，龙溪与梨洲都是王阳明的忠实继承者，在把陈献章视为心学的先行者这一方面，二人都表示出“显著的不带偏见的精神”，而梨洲很有可能继龙溪之后得出与之近似的结论。见 WING-TSIT CHAN, *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 from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0, pp.30-31.

为“心即气”，“气为心之灵者”，“千古相传者心也”^①。而心学一脉，直接“圣脉”，实由阳明开掘，这意义非同寻常，“自阳明之心学，人人可以认取圣脉”。

梨洲对此一流进程，在不同的地方作了不厌其烦的描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②还说，“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按：指陈献章）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髓，同之者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③认为白沙对王学兴起有引发之功，蕺山对王学有集大成与救治殆尽之能：“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④

这样，《明儒学案》以阳明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与流变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阳明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梨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3页。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叙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78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1页。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21页。

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在《姚江学案》叙传中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①……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

梨洲认为，欲把握“学脉”之流衍，兴复经世之实学，必借助于新型师友之真为学术之努力。他说：“学之盛衰，关乎师友。”^②师友之所以共传“学脉”，就是因为不附会源流，不倚门傍户。说明这种师友关系，已非同于“释氏之五宗”为争偏正而聚讼不已的混乱与滑转，“儒者之学，不同于释氏之五宗，必要贯串至青原、南岳。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兴，象山不闻所受，然其间程、朱之至何、王、金、许，数百年之后，犹用高、曾之规矩，非如释氏之附会源流而已”^③。是有自得之实地承传，并不是要“附会源流”。梨洲在《发凡》中自信自己有这种哲学史的自觉：“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

梨洲曾指出：“陆王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朱子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之入门，各有先后，此其所以异耳。”从“学脉”流变角度看，陆王与朱子“固未尝分”：“非尊德性则不成问学，非道问学则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复性言学，陆子戒学者束书不观，周、程以后，两者固未尝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时教法稍有偏重，无关学脉也。”^④

四、“功夫著到”，“竭其心之万殊”——黄宗羲哲学史观中的工夫论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全文电子版）存有此句。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陈夔猷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54页。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复秦灯岩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10页。

与心学本体论建构相应的，梨洲的认识论根据是对功夫的重视。他的哲学思想的展开与在一定的哲学史观指导下进行哲学史编纂时，都可以认为是“功夫著到”与“竭其心之万殊”的知性认识与理性阐发的过程。他倡导“会通”、“贯穿”^①之说，拒斥“守一先生”之“成说”，摒绝毫无生气的“先儒之成说”，反对“执定成局”，具有反对独断论与倡导个性解放的意义^②。谢国桢先生说梨洲编纂的《明儒学案》“有系统之组织，而无道统之成见”^③，突出强调了梨洲广收博览，对理学与心学进行艰难整合的史家眼光与哲学家创见。

第一，梨洲在资料搜集与抄录方面，用功之勤之深，非常人所可比甚至所可想象。他尝言：“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声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销磨。”^④这说明，在编纂《明儒学案》前，梨洲已于康熙十四（1675）年萃编成217卷的《明文案》，后历经数年，于康熙三十二（1693）年扩成482卷的《明文海》。梨洲在《明儒学案》之《发凡》中说：“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泛观博览，是做学问之第一步，因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读原书，不袭他人掺入“己意”的节选本，这说明他的审慎与奋勉。同时又说：“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庵、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这也表明梨洲对哲学史撰修的期冀。

第二，“会通以理”，“纂要钩玄”，使各儒者“宗旨历然”。这是一个“反身理会”的过程，是一个涵化、提炼、把握要领、“约之在我”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在“泛观博览”所搜集的材料的基础上，由博返约，“多而

① 黄宗羲在《寿李杲堂五十序》中说：“故惟深湛之思，贯穿之学，而后可以去之休之。”

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76页。

② 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8页。

③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1956，38页。

④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除夕怀亡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71页。

求于心”，着眼于其大者的创造性统合的过程。这是哲学史家的史识、史才、史学甚至史德的验证与体现。梨洲的断代哲学史——成书的《明儒学案》，体现了梨洲史学家与哲学家高度的整合力与驾驭技巧。这也是他功力着到的结果。他既避免了“无头绪之乱丝”的“杂收”，不象孙夏峰《理学宗传》“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又不象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因其“主张禅学”（如《明史》中说：“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①），“多将先儒宗旨，凑合己意”^②，而“扰金银铜铁为一器”，结果只“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著到功夫的梨洲不无自信地认为：“学者观羲是书，而后知两家之疎略。”不得要领，与杂收而不甄别，如此做出来的“哲学史”，只能是简单的哲学史料的汇编。

周汝登类禅，其后学多流入“狂禅”一流，梨洲曾于师从蕺山读书时奋起而痛击禅风，所以他对禅意浓重的《圣学宗传》的批评，就显得较易理解。他对夏峰的批评，则需作一番考究。

近人杨向奎认为孙夏峰在编纂 26 卷的《理学宗传》时，采用了折衷主义的作法，对王学与朱学“欲调停两者之间”^③，“实亦以朱注王，但结果则非朱非王”^④，“合紫阳与姚江两说为一，但远非紫阳原义”^⑤。因为“孙夏峰实处于不得不变之防，于是他调停于朱王之间，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欲合朱王于一堂，以礼代理，合顿渐为一”。^⑥他的折衷主义作法是他个人必然的独特选择。所见确有不虞。夏峰在《四书近指》卷一《大学之道章》也说：“文成之良知，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三，《列传》第一七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4，7276 页。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教谕王一庵先生栋》叙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55—856 页。

③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1 页。

④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2 页。

⑤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2 页。

⑥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10 页。

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①

其实，夏峰还有“道统”之成见。他花费近30年著成的《理学宗传》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11人为继承“道统”的宿儒，人各一卷，以从汉到明的董仲舒、王通、韩愈、刘宗周等146位“诸儒”为辅，定稿前，才增辟“补遗”录入杨简、王畿等人，已是戴有色眼镜的区别对待。《夏峰集》卷一《语录》有夏峰语：“儒者谈学不啻数百家，争虚争实，争同争异，是非邪正，儒释真伪，雄辨无已，予谓一折衷于孔子之道，则诸家之伎俩立见矣。……只此数卷《论语》，无义不备，千圣万贤，不能出其范围。”^②这样，“谈学”之诸家折衷于孔子之道，皆为“伎俩”与余技、末节，只留下《论语》可瞻睹依仿。这样，夏峰等于没有见到诸家亦有自得之见，而自得之见正是学者之独特处，史家把握其思想之“入门处”。夏峰于此之缺憾，正是由于他过于秉持“道统”，重视“一本”之道，从而轻忽了“万殊”之思想创新。梨洲在《明儒学案》卷五十七《孙夏峰学案》记叙他“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特表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张明公、邵康节、朱文公、陆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罗文恭、顾端文十一子为宗，以嗣孟子。之后诸儒，别为考以次之。可谓别出手眼矣。岁癸丑，作诗寄羲，勉以戴山薪传，读而愧之。时年九十矣，又二年卒。”如果说这里梨洲只是用“别出手眼”带过，语调近乎中性描绘的话，那么，梨洲在《明儒学案》之《发凡》对夏峰所作的“杂收”的评价，则贬抑之意跃然。

在梨洲那里，作史必须“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反对“此因彼袭，攘袂公行”的腐儒的浅薄作风：“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③且史家必尊重作

①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12页。

②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齐鲁书社，1985，29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谈孺木墓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69—270

者原著，以此观作者的真实心迹，不能仅仅根据所谓“实录”把握史实以及对时人的评断。梨洲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①真实的历史与在场的历史人物有关，“何必在史馆”？梨洲有以文补史的史识，“因文而存其人，藉以补史氏之缺失”。

五、结语

梨洲明代哲学史的编纂，可以认为是“功夫著到”与“竭其心之万殊”的知性认识与理性阐发的过程。他倡导“会通”、“贯穿”^②之说，拒斥“守一先生”之“成说”，摒绝毫无生气的“先儒之成说”，反对“执定成局”，具有反对独断论与倡导个性解放的意义^③。谢国桢先生说梨洲编纂的《明儒学案》“有系统之组织，而无道统之成见”^④，突出强调了梨洲广收博览，对理学与心学进行艰难整合的史学家眼光与哲学家创见。梨洲不象孙夏峰《理学宗传》“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也不象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因其“主张禅学”，“多将先儒宗旨，凑合己意”^⑤，而“扰金银铜铁为一器”，结果只“是海门一人之宗旨”。著到功夫的梨洲不无自信地认为：“学者观羲是书，而后知两家之疎略。”不得要领，与杂收而不甄别，如此做出来的“哲学史”，只能是

页。

①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陆石溪先生文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90页。

② 黄宗羲在《寿李杲堂五十序》中说：“故惟深湛之思，贯穿之学，而后可以去之怵之。”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676页。

③ 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8页。

④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1956，38页。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55—856页。

简单的哲学史料的汇编。

梨洲主张作史必须“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反对“此因彼袭，攘袂公行”的腐儒的浅薄作风。梨洲有以文补史的史识，“因文而存其人，藉以补史氏之缺佚”。梨洲哲学史著述中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哲学思想连续性的看法，至今对中国哲学研究都有诸多的启示意义。^①

另外，某些学者认为，黄宗羲是没有“原创性”的思想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诸多层面看出，黄宗羲哲学与哲学史观有着其独立的品格，并由此对这种过低的看法提出某种质疑，至少提出一些反证。^②

（黄敦兵系中国 湖北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系讲师，
雷海燕系中国 湖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按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① 对于黄宗羲创立的学案体范式的研究，笔者有初步的心得，请参（1）黄敦兵：《黄宗羲学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意义——以〈王畿学案〉为例》，吴光主编：《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黄敦兵、雷海燕：《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兰州学刊》2007年第2期；（3）另参《鹅湖》2007年第7期。关于黄宗羲哲学史观研究的现状及前瞻，请参（4）黄敦兵《黄宗羲哲学史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吴光主编《黄宗羲与明清思想》（《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05—326页。关于学案体细部研究，请参（5）黄敦兵：《〈王畿学案〉与黄宗羲的哲学史观》，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6）黄敦兵：《黄宗羲对王畿的哲学史重构》，《国风》2008年版，总第2期。

② 对此，请参（1）黄敦兵：《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2）黄敦兵：《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2007年6月武汉大学“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的宣读论文，近期将载于《浙江学刊》。

- 朱 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王 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光绪七年仲春重雕本。
-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C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0.
- 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85。
- 吴光主编，《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吴光主编，《黄宗羲与明清思想》（《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Further on HUANG Zong-xi's Conception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Ming Dynasty

Huang Dunbing, Lei Haiyan

Ming-ru Xue-an is 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for the Ming Dynasty, which embodies Chinese nature and ha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y's study. In this book, "Tao is not owned by one school or somebody", "Sage's spirit is scattered into schools", "thinking through many ways" etc. such splendid viewpoints bring forth academic equality and democracy of modern times. By the famous work, HUANG Zong-xi created the Ming-philosophical-history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poached in a way that Confucius is the main-stone, ideology is the main-steam. Such framework shows scholars reason spirit in their efforts, so-called "to take on", "to disclos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minds". All these purchase, not only means much to 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study, but shows us another way to analyze HUANG Zong-xi's political-ethical thoughts about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holar-orthodoxy etc.

Key Words: Huang Zongxi, *Ming-ru Xue-an*, Viewpoints on Philosophical History, *Xue-an-ti*, Ming-philosophy